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伊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文選

并序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爲連壁惠帝時爲散騎常侍卒也

善曰臧榮緒晉

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

向曰野王縣令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今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善曰子欲榮

頌之

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  
穀梁傳曰高曰崩尊曰崩尊曰  
天

銑曰天子南面帝  
也班次也言以



善曰尚書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又曰又  
余放于四海史記  
曰夏禹名曰文命

次而任非羅材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善注同克明克聖光啟夏

政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偃陽

光啓其在于漢萬勲惟嬰思弘儒業翰曰邁猶立也小大雙名漢朝立功則有

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莊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

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文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

充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充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

淮南之分也善曰主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主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向曰其美也灼灼盛也飛辯擢身華嚴系玉振向曰其美也灼灼盛也



猶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之之振也  
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摘世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女

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繡列素點絢濟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玉

章如珠玉錦繡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

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何謂也子曰續事後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

素鄭玄曰續畫文也善曰尚書大傳

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徒謂吾生文勝則史翰曰

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徒空

也吾生謂湛也論語曰文勝質則史善注同心照神交唯我與子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

交論語子謂顏回曰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向曰逮及也善曰孝經曰夫孝

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濟曰承事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顏自

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良曰

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也善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

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

心雖實唱高猶

猶



賞爾德音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宋主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兮既

招皇輿乃徃

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掾古之招士以弓與車也徵為太子舍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

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轸仲曰詩云翹翹車來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內贊兩宮

外宰黎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今黎蒸皆眾也善曰典引曰巡請黎蒸

忠節允著

清風載興

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決

彼樂都寵子

惟王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官建輔

妙簡

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善曰尚書

善曰尚書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

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也

善曰左氏傳祁奚曰

乃

皆北顧

志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乃皆北顧



孔記極行住云  
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前  
九傳詳以即時  
猶之師也

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善  
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

紀于茲  
此也善曰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  
之羊子為政孔安國

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良曰言二人俱鬚髮班白相  
白者不提挈毛詩曰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眾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雅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下為執戟賈誼傳達

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無謂

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善曰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  
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爾高恥居物下  
向曰勿以自為高恥居人下也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既然歎曰道固不同  
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善曰史記曰觀莊雖之

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  
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與何



去何從

夏曰蒙不知泉言為仁者之行由己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來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我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莫淫匪緇莫磨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錄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而能申志

也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

規媚茲一人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向曰諫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

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諫言聲

類曰諫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

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闥出光厥家

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

為常侍也闥門也卿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善曰周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子遐紀長保天秩良曰身受紀歲

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之

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

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

不簡器斂也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爲善也龍衣簡選

也器棺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

封樹禮即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

生而薄其葬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爲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

業千金厚曰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



明達困而彌亮

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柩輅既

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體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

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 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安貧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

迸涕交揮

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文文伯卒胡姜曰二三婦無

揮涕蔡邕遺陳仲弓碑曰 嚴數知名失聲揮涕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

笺曰慟變容息言我

不為湛慟當使誰為之也 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日往月來暑往寒

龍衣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

向曰龍衣及疑結勁緊也言

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

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

傳曰龍衣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適子素館無孤相

齊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子素館無孤相



之子與之同泣也善曰毛詩曰迥子之痛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

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

往者何能追及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翰曰馬敷為汧督為氐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

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

銑曰元康惠帝

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

善曰傳

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布衣萬

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

連

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



有**毒**蠆向曰王旅主師也蜂萬謂蟲之有毒者喻羗氏為患失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小利也善曰毛詩

曰主旅嘽嘽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沉國乎**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濟曰俾使也使

塗炭也善曰毛詩曰民卒流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善曰主隱晉書解系

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

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車善曰主隱晉書解系

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者**蓋以十數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天

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剖符專城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天

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天

**青**地紫善本作之司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銑曰剖符謂剖

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言多也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紅青拖紫朱丹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剖符專城則青墨戶之也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為紫非秦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隴之僭輦更爲鬼也

一曰輦更先賊率魁主也山陰志云州龍西曰僭稱王

漢記曰羌什長輦便然更甚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既已龍裝汧而館其縣

濟曰掩其不備曰龍不館客舍也善曰方

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良曰眇爾微弱貌也介隔也率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

翰曰據依也長三尺曰雉十雉言小也

善注同

羣羌

善本作如蝟氏字

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

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

起似之也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几罄絕

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芻蒿草也竭絕亦盡也善曰漢書李左車

曰樵蘇後糗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

以鐵瑱機關既縱礮

盧會切善本作礮字

而又升焉

濟曰發山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

石爲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壘石又曰高城深塹

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壘石又曰高城深塹



見蘭石如浮曰蘭石城上疊石也杜雋論都賦曰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然礪與疊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柿廢招

呂角

之松

良曰爨炊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招屋楣也角屋椽也

用能

薪芻芻不匱入畜取給青煙傍起櫪

善本作歷字

馬長鳴

翰曰言資招桶

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

善

以醜駭而疑

懼乃闕

掘地而攻

子命穴浚漸

壺

善本作雷

瓶無

以偵之

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數也浚深穴坑也壺鑄瓶瓶並器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

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

城內掘井以薄城使聰耳者伏覺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

將

城善本無

響晉作因焚穢

猛

火薰潛

善本作

氏鐵焉

向曰穢大麥潛氏謂

將穿城則器中響晉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

善曰崔寔是四入

久之安

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濟曰安西將一旱夏矣

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善曰齊



萬年師堯胡園涇陽遠室西將軍復伐駭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全數必百以而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

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翰曰聖朝惠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惠帝稱誰謀

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度潁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

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

善本無數字

十斛考訊吏兵以櫜

之辭連之

銑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櫜楚杖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數也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玄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櫜古今字通

大將軍屢抗其疏

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

馬敦之功也此下彤表敦辭也善曰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

少禦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動效推極

善本作極推

小疵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言忌其功效推窮

善曰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莊子



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刻

假授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獎之道也如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

罪也何戴切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韓曰遽急也

請也子謂馬敦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

敦忠勇果毅率厲善本作有方固守孤城危偏善本作獲

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

祠以少牢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善曰王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向曰嘉善也寵榮謂贈將軍也善曰范曄後然絜

士之間穢其庸致思乎濟曰庸用也言清絜之士間已有穢行其用

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登若乃下市之年其示害則皆

於豐山之上曰於斯思無不一



高雅曰妬字也

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賢

莫首之諱也長曰忌也忌害也言怨害

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出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行當以己首易人之首為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禁害也言

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賢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賢首之讎也

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數為善而有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善曰惟南子曰人

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

之戰縣

玄貴

奔父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貴父曰他

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

流矢在百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鮒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也縣姓貴父名也敗毀績功也

他日昔曰也遂死之謂貴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箭射也百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非貴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敵之功

自此始也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貴父御馬驚敗績公

墜縣貴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自以於

都市手劍父誦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善本作

向曰手持劍殺之也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然則

忠孝義我列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

善本有也字齊曰忠謂縣貴人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

天子既策善本作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

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每自謂也託寄也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本知人未易知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知

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銑曰西戎氏羌也猾

中之也善曰尚書曰蠻保此沂城救我邊危彼邊矣危城小栗



富子以眇身而載其守兵無加衛音用不增築音林林音女魯君羊

狄豺虎競逐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

之狄如豺虎之競奔逐也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林主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遠

為豺虎文曰魏其武安之屬蜀競逐於京師輩更恣睢許潛時官寺時止也官寺客舍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拍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

夷攻燔官寺齊萬虓呼闕震呼敬馬良曰虓闕怒盛貌台司三公

虎臣闕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含章子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聲勢沸騰種落煽煽熾翰曰

交亂起兒種落部落也煽熾盛兒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誚張旌

旗電舒戈矛林植彤朱星流飛矢雨集善曰電舒林植言

為鑪銷鐵鑪成中散如流星也飛矢雨集言多也善曰彤珠星派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矢如雨已



見上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向曰惴惴懼見號呼叫也善曰爾

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昊天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善曰說苑曰

仁政人悅之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喻威

稜威可厲懦夫克壯善曰戰國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

續子巡而撫之三軍皆如挾纊纊衣也敷之撫循亦如之也善曰漢書

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立志毛詩曰克壯

士皆如挾纊蠢蠢木羊阻眾陵身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向曰蠢蠢蠢

羊謂戮也阻恃陵欺寡少也善曰漢書曰六尉應劭等議以蚤鮮卑隔在漢九犬羊為群



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馬兵法曰下恆恆苦窮城氣若無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濟曰恆恆小息兒言河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

日之命惟馬取計策而存也善曰王逸楚辭曰恆恆畏羅患禍者也惟此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爲伍論衡曰夫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

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劇結以長壘良曰博廣也瞻足偵

道攻城數乃掘壘置瓶壺以覘之比日知所在也善曰解朝曰雖其人之重楚瞻智哉存書曰瞻足也徐妻射雉賦注曰劇割也說文曰壘坑也七豔切金甲

未見烽火以起燔薰戶滿室屈培穴以斂輔曰鋪斂也鋒銳刀也言賊爲地道斂刀斂以火薰殺

之於穴中因培穴以埋之也培猶培也善曰廣雅曰培極也蒲溝切木石匱竭其其稈幹空虛間版

然馬生傲若有餘之事也瞞然自得兒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善曰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瞞然授兵登埤杜預曰

瞞然勁忿兒也瞞與瞞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罵的梁爲礪盧會

本作柿廢松爲剗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向曰罵擊也柿木札也哀礪字柿械戎器礪木之屬也



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

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榘也悠悠衆見言烈將

喪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敢無之疇誰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榘也漢書公孫瓚

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片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

所使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甚言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

方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所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又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所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

方所也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

善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中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

表其基旌善翰曰我岳自謂也典經也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出而宥之以勸能者今一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宥赦也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



聞之而免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士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

銳曰甘棠木名邵注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翦伐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

蓋甚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向曰矧況也言孰有存泐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

私隸也抄少也孰誰也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眾聽其入五刑之辭猾哉部司其

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

其正直也善曰鄭玄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

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兒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善曰國語里革曰且

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墜鷹

揚又曰鴛鴦在忘爾太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向曰勞功也大



功謂存汙也。小利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怒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怒小過而深刻其罪狀于何不立有也。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

何而慨慨馬生碌碌郎高致發憤圉圉沒而猶眠食嗚呼哀不至

哉。銑曰慨慷慨也。碌碌堅也。圉圉獄也。眠憾也。言懷此憤怨死而猶憾。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碌碌堅也。力唐切。左氏傳曰苟彊伐齊卒視

不可哈樂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與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向曰燕攻齊田單保

全齊國襄王封為安平君克能完全也。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

盡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數百城數十穴夜縱

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

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

出奇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引水

無窮。灌趙城朝夕將陷談入與韓魏之君謀殺

智伯而趙獲安也。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以晉水以

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

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曰克遣人入晉陽趙求救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火而亂韓魏翼



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寧猶彼談

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搖弄也謂更弄江

墨問其小過也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操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工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之私

栗狄隸可頒況曰家僕翰曰頒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況用家栗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善曰周禮有蠻隸

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銳曰剔奪龜印也沛督也關中侯故雙龜也三

木謂杻械枷也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功存汧城身死汧

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作扶老攜幼巷號街哭音本

號巷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熱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縯

哭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示其門

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司勳班爵亦非後昆正而有靈



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良曰北周也後曰北齊後嗣也言司馬璩功烈其後嗣庶以慰勞冤死之魂也善曰周禮曰凡

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翰曰索虜嗣率眾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潰抗節不降為虜

嗣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任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疋粟三百斛賜給後文帝立命文士

顏延年為之

南齊武帝別格年芳

誄善注同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

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

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

初之末佐守滑臺

銑曰果烈也邊事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丘

值國禍



荐臻主略中否獯廣間豐孽

善本作剝字

剝司宛

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廣即

索虜勇嗣也間伺豐隙也孽剝傷害也司宛二州名也

善曰潘岳楊肇誄

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

幽并騎弩屯偏

善本作逼字

鞏洛列營

緣太相望屠潰

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偏鞏洛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善曰物理

論曰幽州之騎與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瓚奮其猛

銳志不違難立乎將率

善本作卒字

之間以緝華裔之衆

良曰銳利違避

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疲

善本作罷字

困相

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翰曰疲極勅彊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役彊寇也善曰史記李

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就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

瓚拉言命沈城徙

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

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



其死 向曰誓約言也 旆輕也 言噴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  
旗下 器兵器也 竭盡也 斃死也 善曰毛詩曰旆旆公子三年其傳曰獨行兒也

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 向節者哉 曰

以身從事曰徇也 善曰非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濟曰景平有  
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少帝年號

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偏 善本作 厲誠

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 翰曰撓曲也言雖  
全也加過也 善曰左氏傳曰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 卹遺孤以慰

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 善本作 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 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銑曰振卹收  
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善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

錄舊勳苟有旣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向曰逮及也元嘉  
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

錄舊勳苟有旣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文帝年號廓開祚

幅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旣旌也  
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 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

也我蒙開固隨訓教也至教謂制誥也  
詢詰謀也謂詰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枯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良曰枯福甄明也陽  
處父以趙盾之賢請

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鞫殺陽處父此則貞  
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

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  
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

盾矣處父主境上之  
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果題子行間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  
為毅也題名也善曰苦越生

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  
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列宜自

爾先舊勲雖廢善本作  
發字邑氏遂傳銑曰忠謂處父也江謂苦夷  
也兩瓚也舊勲即上忠壯之

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勲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

族也公羊傳曰其  
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



處父於溫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主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狐射姑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之子之生立績宋

皇拳猛沈毅溫敬肅良

濟曰之子謂肅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溫敬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

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其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韜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駉衡

良曰竹柏喻堅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拒之任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駟之為駉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駉四馬曰駉 邊

兵喪律王略未恢

翰曰律軍法也略道也恢大也 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堙阻

漣洛蒿萊胡馬東驚胡風南埃

銑曰函函谷關陝虢國也漣洛二水名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

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 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

路無歸轉

衛野有委骸 善曰漢書

棺也言道路之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善曰漢書王恢曰轉車相望又高祖今日士卒從軍死者為櫓歸其縣應劭曰櫓小棺也



服虔曰轡與搏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難

善本作難字

簡子授才寔

命陽子佐師危臺

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

憬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

交鄭翟是爭

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垌周衛鄭翟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

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

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

翰曰言滑國昔

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縈繞為衛也金謂刀也柝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局閉也善曰金謂刀斗也衛去漢舊儀

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禮曰大閤以旌為左右和料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局外閉之關

敵壓難

善本作壓難

時惟陽生

銑曰料量也壓難猶定亂也善曰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狀難

決勝嚴冬器勁

善本作涼冬氣勁

塞外草衰

向曰器弓弩也勁堅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過矣獫虜乘障犯威

濟曰過遠也獫虜謂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

善曰尚書王曰過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



遣狄山乘障蒼鳴驥橫厲霜鏑高輦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良曰厲整鏑輦飛軼過俘取也言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善曰漢書

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焉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

曰遊鵠高輦薛綜曰輦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攢鋒成林投鞣鞣為圍

迭我殺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

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鞣言兵多相投鞣以成圍也善曰東

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曰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

數所毆羽毆羽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

也

救馬實甘巨秣銑曰擊蔽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悲愁也向

豆也無半救謂乏糧也寡粟於櫪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甘秣也此示無有蓄

積也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救公

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

吾聞圍者甘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守未秣火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濟曰衝戰車也

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善曰左氏傳曰勉

公侵晉攻冀丘之師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勉

是



瘵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良曰勉勸也瘵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人使

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友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

奪氣將軍義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翰曰鋒刃也楛矢也 善曰

可奪心黃父隕節魯人是志泐督效貢晉策攸記泐曰黃父為莊

敵公命誅之泐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皇上嘉悼息善本作存寵異思字

命誅也 善曰黃父泐督已見上文于以贈之言登給事向曰悼傷登升也 善曰毛疎善本作爵紀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疎字

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謂分爵

也喜悅也 善曰漢書滕公謂嗚呼哀哉趙今尹曰黥布上跡爵而貴之

陶徵士誄一首井序

顏延年

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年為始安郡道從潯陽飲酒潛舍自晨達昏及潛



卒延之為諫極其思致也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

諫極其

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桂椒信焉其中多琬玉說文曰琬亦璿字桂椒信

芳而非園林之實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

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晉平公遊於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邦人蓋

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之不好也淳于髡一日獻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

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 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

害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南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

隱者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竹



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

漢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居之父老錙銖猶

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日天子下不事諸侯雖

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

光靈不屬良曰歷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

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至使聖日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

善英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善本作路同鹿輟塗殊軌者

多矣豈所以照善本作末景泛餘波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人自以

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末景泛浮餘波也

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使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

子同歸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愜樂于茲同堂有哥徵士尋陽陶淵

宴棲木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明南山之幽居者也

善曰尋陽郡名也荆明潛字也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理弱不好弄長實



素心

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善曰左氏傳卻苴對秦伯曰夷吾將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

學非稱

師文取拍達

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拍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在眾不失其寡處

言逾見其默

銑曰亦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同於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少而貧病居無僕

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

井曰不任藜菽不給

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藜草

菽豆皆貧之食也

善曰列女傳曰周南大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翰曰勤苦

匱乏也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

遠惟甲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濟曰惟思也餘同下注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甲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甲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甲對曰

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

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

去官行服數年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京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



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良曰偶諧 善曰彭盛晉陽秋

所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外區善本作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銑

不與俗諧也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稽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灌畦鬻蔬

為供魚菽之祭向曰畦園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祭用魚豆示儉也菽豆也 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

膳織紵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霽喜出奔晉織紵耶鄆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紵狀

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善曰

集有酒簡棄煩禮善本作促字就城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

謂國爵財屏貴家人忘貧者與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我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

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

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良曰言雖冥默無象固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言正也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

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我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信筭數也

若其實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

詢諸友好且謚曰靖節徵士向曰德遠也前志前書記也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

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濟曰特獨也善曰漢豈伊時邁曷云

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亦非世世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惟也邁邁也曷何也嗟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

古逸人遙與相集也此洪族蔑彼名級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祖為大司馬蔑輕也名級策名階級也善曰若士望

初賦曰承紫龍之洪族觀高陽之休其睦親之行至自非敢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敢勉也言勉親



曰漢書曰布不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

之行立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 善曰周禮二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 良曰始

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 得黃金百兩不如得 廉深簡潔貞夷粹溫 銑曰潔清貞正夷平口

季布一諾此人重之也 而能峻博而不繁 向曰峻高繁多也 善曰論語子曰和而 依世尚同

詭時則異有二於此而 善本無 兩 善本有 默置豈若夫子因

心達 善本 事 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 與時異非默捨與道之俱也 翰曰能和而不同夫子謂

潛也 善曰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 有一於身必被議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

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 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毛詩 畏勞 善本作 好舌 薄身厚志 良曰薄身謂自儉約厚 志謂敦道德也 善曰

曰因心則友 論語子曰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濟曰霸謂當時霸君虛禮心禮之州壤 信而好占 州土也言見辟命也 善曰世霸謂當時

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良曰惟 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思義善



也懷邦不忘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人之論言以義養則仲申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

秉彛不隘不恭 銑曰人亦謂潛也彛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不恭隘與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 善曰毛詩曰民

之秉彛好是懿德其母遂曰隘謂惡太甚無所容也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 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度量難鈞進退可

限 翰曰鈞猶及也也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 長卿棄官稚賓自

免 濟曰長卿病免官游梁邠稚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郗相字稚賓舉

州郡茂才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 濟曰悟知也辨明也 賦詩歸來高蹈獨

善 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令也 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使戎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

達則兼 亦既超曠無適悲心 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善天下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適

心亦適莊子曰知 汲流舊嶺葺宇家林 向曰嶺山也葺修宇室也 晨煙忘是 心之適也 善曰廣雅曰葺葺也



暮霞春煦秋陰

朝曰煙霞皆山氣也煦陽氣也

陳書輟卷中酒絃琴居備勤

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濟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隱約

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銑曰謂潛辭微著作即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

非直能明是率道之性也

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糾縷幹流冥漠報施

銑曰糾縷三合繩也幹轉也吉凶翻覆轉流有似繩縷相纏次也冥莫報施謂神靈報寢寔冥昧不能

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善曰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武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潛也善曰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

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謂天蓋高胡信斯義

翰曰常謂

何為信言此仁義也斯此也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

履信



曷患思順何寘

濟曰曷何寘置也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

年奪中身疾維疇

傷疾

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疇瘡疾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在氏傳曰齊侯疥遂疇杜預曰疇瘡疾也

視死如歸

臨凶若告

銑曰達天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

藥劑弗嘗禱祠

善曰尚書曰非恤

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善曰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

素幽生罔懷和長

畢嗚呼哀哉

翰曰僚向也幽幽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

述清

善本作靖字

節式尊遺占

去聲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也古者曰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善曰漢書曰陳遵口

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

存不願曲且沒無求贍省計

赴却賻輕哀薄斂

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斂以時服務從儉約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且

死鄭玄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

遭壤以穿旋葬而

變嗚呼哀哉

畢驗反葬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不相也遭逢也壤地也變

善曰河圖考鉤曰有壤者皆穿禮記孔子曰斂



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空葬下棺也

善曰莊子曰既自爾介居及我多暇翰曰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

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非舟非駕濟曰伊惟洽合也閭門也良曰盤樂態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態息也

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時俗夫物方則

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善曰毛詩曰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鹽金

不遠吾規子佩翰曰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

服也善曰西征賦曰蘧與國而舒卷西爾實愀然中言而發濟曰潛

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監不遠違眾速尤迂風先履良曰尤責其迂

也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於匪閼違眾忤世淺為卸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葉淺土必振也飄風與暴雨隨則振必先矣



實榮聲有歎

銑曰身與才非至實之具而榮聲必有消歇也

善曰言

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

教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向曰言潛既沒知音永遠誰復箴我之闕

失也

善曰爾雅曰永遠也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翰曰歎自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濟曰黔婁先生

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死曾子弔而問

曰先生終有何謚妻曰康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

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謚曰惠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

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

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

謚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爲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

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

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

下謚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同塵已見上文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

哉

良曰旌表也加過也善曰康惠妻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二首 并序

謝希逸

銑曰孝武房淑儀薨死追進為貴妃珣  
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善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向同下注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

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  
鳴雞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  
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  
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  
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  
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皇帝痛掖殿之既闋悼泉途之已

宮

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闋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已宮  
謂立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立宮也 善曰埤蒼曰闋靖也風俗通曰梓宮

者存時所居緣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翰曰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義  
居舍號曰椒風也 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



憲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齊曰貴

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子女

通言王姬 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勃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肅雍揆景陟岵爰臻 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

景擇日也詩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臻至也 善曰言

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實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

之國軫喪淑之傷家疑隕妣善本作之怨銑曰軫痛淑善疑成也

女也禮曰母死曰妣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

氏從姊誄曰家失慈覆出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敢

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旂

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謂傳盛

德於萬舞中也 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旂旌

曹植下太后誄曰敢揚后德表之旂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有

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月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其辭曰

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旦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其辭曰



左氏傳曰先啓寡君

玄立煙一煜瑤臺降芬

翰曰煙煜美氣也芬香也善曰列女傳曰

其妹姊浴於列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高

唐漢雨巫山鬱雲

翰曰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

誕發蘭儀光啓王度

清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太光明也

僧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

望月方娥瞻星比

姦女

良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姦女星名方亦比也善曰易歸藏曰昔衣

德素里棲景宸軒

銑曰毓養素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

南碑曰栖景

麗絺綌

善本作

出林之蘋蘩

向曰詩云為絺綌為綌服之

習絺綌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

於此又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汙蘋藻也蘋蘩蒿也謂公侯夫

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脩詩賁道稱圖照言

翰曰脩習賁美也稱舉也圖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既習詩美道舉以圖書見其善言也

善曰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翼訓妣惺賛軌堯門

濟曰翼輔賛佐

也如禹姓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妣惺堯母懷堯十四月而生矣堯門堯母門也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

其化焉史記曰禹妣為姓慎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姓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

史館容與經闈

良曰言貴妃有善於經史之學闈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綢繆容與逸豫兒善曰史三史經六經

風緝藻臨豕分微

銑曰風詩國風也緝綴也藻文章也豕易詞也分微分其精微善曰風國風豕易豕

殫數撫律窮幾

善本從木銑曰藝六藝律六律殫盡也幾微也善注同

秋暉

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貌怡悵相望兒言於此時著篇章矢傳云冬日可愛善曰趙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在氏傳曰鄢

寄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曰趙盾夏日之曰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趙辭曰心怡悵以永思

展如之華寔

邦之援

善本從女濟曰展誠華之援助也國人所依敬勤顯陽肅倚以助詩云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善注同



恭崇憲

濟曰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 善言貴妃敬懃肅恭於此

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約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延長朋衆違避也詩云穆木后妃逮下也喻

祚靈集祉慶藹迎祥

銑曰祚報靈善祉福也藹盛兒

平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

皇胤璿式

帝女金相

向曰貴妃生皇子始平王陵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也言似璿

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繼魯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在氏傳析

齊穎接萼均芳

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

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

以藩

善本作

以牧燭代輝梁

良曰漢文以子武

王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耀於

眡

善本作

朝書氛

善本作

觀臺止以稔







惟軒夕改車輅辰遷

良曰惟軒所居之處夕改謂異舊居也輅輅衣車也辰遷謂將葬

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輅輅蒼黃篇曰輅衣車也

離宮天邃別

殿雲懸

銑曰離宮別殿天子后妃所居處天邃雲懸言與之長隔矣離絕遠深也

靈衣虛龍衣

組帳空煙

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慢帷垂楚組之連網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

翰曰巾匣箱器也軸謂書也絃

琴絃也

善曰巾匣箱也匣琴匣也

移氣朔兮變羅紉白露凝兮歲將闌

濟曰氣二十四氣

朔月一日也闌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暖兮玉

座寒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釭謂金盞置燈也暖不明兒玉座謂靈座也

純孝

捫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銑曰

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捫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推割也樂羸瘦兒詩云庶見素冠棘人樂樂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 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  
庶見素冠冠兮棘人樂樂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

昧與善寂寥餘慶

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  
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寂寥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

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見喪過于哀棘實滅性

翰曰謂貴妃薨  
皇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哀而又薨也棘急也 善曰喪  
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

濟曰冲  
華至美

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善曰牽秀  
四言詩曰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

良曰題  
湊棺木

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其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斯辰也 善曰呂氏春  
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

階撤兩奠庭引雙輜

楮倫反 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  
言兩與雙者貴妃與子雲同時葬也 善曰儀禮曰

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 維慕維愛曰子曰身

向曰維與曰  
皆詞也慕思

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輜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



皇情於容物列辟於上

翰曰天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慟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事為晉陵王故云列

辟列辟則諸侯也

善曰司馬

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

崇徽

章而出震旬照殊策而去城

闐嗚呼哀哉

濟曰崇樹也徽旌旗也章旒也震圻也照明也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誄其德闐城曲重門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

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也穀

梁傳曰蒙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

內謂之甸服說文

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度

善本從水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

曰闐城曲重門也

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度

善本從水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

門名逕邪也

善曰河南郡境界傳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

曰歷太皓以右轉曾官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

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

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委鬱飄揚足銑逶遲徐行兒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銑

楚挽於槐風喝邊簫肅於松霧

向曰銑喝皆鳴也楚酸楚也挽挽歌也邊簫邊陲之簫也善曰銑鳴聲也

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喝也邊簫簫聲遠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方奏樂三日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

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晨輶解鳳曉蓋俄金

濟曰輶輶輶喪車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爪也言欲定故解去其鳳而斜其蓋也

善曰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車如海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輶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秘其喪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

良曰言山陵之庭及大隧之道

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善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重局閔兮燈已黯中泉寂

兮此夜深

銑曰重局謂墓門重關閉也燈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兒夜深謂墓中無曉時也善曰哀永逝日尸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

向曰神躬靈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濤水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濤

也響音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翰曰言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窮也善曰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嗚呼哀哉

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良曰啓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善曰啓夕將

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胤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俄龍輓而兮門側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軼軸也天子畫

嗟俟時兮將升銑曰俄邪也龍輓喪車也嗟歎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軼軸也天子畫

之以龍說文嫂姪田結兮悼惶善本作章惶慈姑兮垂矜向曰悼惶忙遽以助喪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

婦稱夫之母曰姑憫也善曰爾雅曰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翰曰戒誓言也膺膺也善

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濟曰謂岳妻初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詩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

止故作詩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善曰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

之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善曰天北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



儀禮曰房引徹  
奠乃祖祀記注  
曰新殯車也

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禮云宵設燎于門內之右

援持也輶殯車也善曰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撤房帷兮席庭筵舉

酌觴兮告永遷禮曰商視御極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飯

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

倏忽兮若髮髴翰曰悽切哀兒歔歔悲聲揮灑也濟曰眷徒髮髴

兮在慮靡耳自兮一遇良曰靡猶異也停駕兮淹留徘徊

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銑曰徘徊旋行也去華輦

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喪車也風泠泠兮入帷雲霏

霏兮承蓋良曰帷車帷也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鳥俛翼兮

忘林魚仰沫兮笑瀨翰曰言魚鳥為感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



凶歸海曰悵悵恨貌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

夷銑曰夷亦滅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

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寒廓臨水兮浩汗視天

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銑曰

寒廓空虛也浩汗廣大兒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兒也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潛

也敞開也送形謂窆柩入墓也善曰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齊曰

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標驃之子降

兮宅兆良曰慕哀也擗標捫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兆吉兆也善曰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具具兮埏窆窆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具具窆窆間深貌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櫬

親身之棺聲類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向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善曰司

月禮注曰遂墓道也

毛詩曰擗捫有標鄭氏箋云擗捫心也擗捫心也



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歸反哭今殯宮聲有正トモヤ今哀無終善曰左氏傳曰不反

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是乎非乎何遑

趣一遇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今目中求一逢目中也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既遇目今無非

之言睚也又曰睚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顧瞻今家道長

寄心今爾躬也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重曰已矣

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樂懷之其幾何庶無愧今

莊子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

盆而歌已其平莊子曰不然是其始矩也我獨何能無既然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匡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改上



文選卷第五十七

金澤文庫

學校寄進

永祿三年六月七日

平氏政朝長

能化九率一更初年六十一歲  
義裁易之講百日而畢十一又六  
度而欲赴河上而抄州